

刘老圩的拜年礼品

程耀恺



1947年我五岁(虚六岁),按六安东乡的习俗,达到进村学的最低年限了,父亲打算在春节拜年时,告知亲友。我们那一带拜年的习俗是:初一内拜,即同村同族的人“长幼悉正衣冠,依次拜贺。”初二外拜,外嫁姑娘回门,夫婿给岳父母拜年;表亲互拜。那时我家住外公的汤庄,跟刘老圩虽然只有六安、合肥两县之别,然而直线距离不过五六华里。我的曾姑夫,是刘铭传的夫人,程、刘两家,代代走动不辍,所以每年都是初二这天进圩子贺拜。

那年春节特别冷,正如古诗所写的那样“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早晨出门,母亲给我换上新的棉衣、棉鞋,戴上针织的螺蛳帽子,包装严实,顶着寒风,沿着山坡小道,由南向北,迤迤来到刘老圩的壕沟外。从外向里看,圩内张灯结彩,四下门庭,总把新桃换旧符。此时圩门大开,两旁迎宾的执事人员,接应不暇。父亲似与他们很熟,免不了打躬作揖,见到我,总要来一句:“噢哟,大少爷这么高啦!”很快,我们便被引至九间房,表叔与表婶列坐上沿,两旁椅子上,已有几位先到的外戚,父亲只躬身致礼,我则行跪拜礼,因为人少,为了简便,又不失礼数,路上父亲交待过,先向上,再左右,不必一一了。每拜一次,都有执事的人将我扶起,礼毕,即引我离开九间房,只留下父亲吃茶叙话。

执事的人,也是圩主刘东甫表叔那一辈份人,父亲让我喊他九表叔,其实,早先在镇上大伯家的店铺里见过,因此对我特别亲热,九表叔把我交给花匠,便忙着接待别的客人去了。花匠师傅很和善,跟我谈:当下花不多,梅花打着骨朵,只有腊梅与茶梅盛开;有些花怕冷,像水仙、虎刺梅、报春花,只能呆在室内。对那些时花,我没太多的兴趣,我问花匠:慈禧太后赏赐的广玉兰,开了没有?花匠摸了摸我的头,说早些哩,要等到来年后,再来吧。此话虽让我有些失望,但他还是把我带到广玉兰树下,一瞻其风姿,也算是慰情聊胜无吧。

中午留饭,表叔高兴,喃喃自语: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有旨酒,嘉宾式宴以敖。饭后给孩子们分发拜年礼品。礼品是男女有别,女孩是手帕、胭脂、粉盒;男孩是砚台、毛笔、墨锭。表婶知道我年后就启蒙上学,另外准备了一套“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都是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本。我收下礼物后,再度给表叔、表婶跪拜,既是致谢,也是辞行。

回去路过椿树岗,大伯父住在街上,顺便也拜个年。他俩兄弟在店铺里围炉品黄芽、嗑瓜子,相谈甚欢,我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打开礼盒,里面果然是砚、笔、墨,砚台上有图案,毛笔竿上有文字,墨锭上有图有文字,我皆茫然不知为何物。大伯是末代秀才,满腹经纶,能拿给大伯品鉴。大伯说:不用看,刘家的年礼,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砚台用的是龙穴山的紫砂石,上刻“喜鹊登梅”图,喻孩子启蒙,是件喜事;毛笔为六安一品斋所产,两管嘛,表示好事成双;墨必是徽州老胡开文所产,但胡开文墨品甚多,不知你摊上哪一款了?拿来我看,我递了过去,大伯有些惊诧:这是前清时为郑板桥打造的特制品,民国以来,一直延续制作,名贵啊!留着吧,以感念你私塾的情义。

在汤庄村小学,仅读了一年私塾,“三百千千”只读到《千家诗》,砚台与毛笔,倒是启用了,称得上称心如意。1948年开春,全家搬镇上,我随即转入“六安县大椿树岗中心小学”,转入读1949年,国家新生,学校教材与个人文具,焕然一新。后来到外地求学,后来浮家泛宅,后来进研究所,再后来退休。离开潜山路单位宿舍,定居大蜀山南麓的“西山林语”。此间,许多物件都断舍离了,表叔送的砚与墨,遵大伯嘱咐,完好保存着。

今年大年初一,老表刘学宣发来短信贺岁。蓦然记起其父送的那份拜年礼品,急忙找了出来。砚台因为用过,半旧不新了,却越发显得古朴;墨锭的正反面有“清兰”二字,及“郑板桥墨宝、甲子年造”等款;背面是郑板桥的字画,两株兰草与一尊水缸;左右边款,分别刻有“徽州老胡开文制”与“程君房遵法”;顶边刻的是“桐油漆研”,意在注明它的制作材料,可惜毛笔不知何处去,而制作此笔的厂家“六安一品斋”,曾经闻名遐迩,如今却是“白云千载空悠悠”。

弹指一挥间,七十七年过去了,七十七年前收下的拜年礼品,有失有存。物亦如人,愿存者长生久视,愿失者九原可作。

姥姥的烙饼

吴修全

姥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可是小时候,姥姥做的烙饼的香甜滋味却存在于我的记忆里,这么多年来怎么也忘不掉。

那是一个大家普遍都不富裕的年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都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那时,不仅生产力低下,每家每户还人口多。所以,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多家人的粮食都不够吃。像我家,父亲是个老病号,爷爷奶妈的事已高,家务和农活大都是母亲一人操持。那时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一年收获的粮食除去基本的口粮,很大一部分都要卖了,一部分抵扣上交,一部分维持家里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拿出来供给我们弟兄三人读书。在很多时候,粮食都卖超了,以至于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缺粮。这时,就需要向亲戚家借粮。

姥姥就我母亲一个,母亲出嫁后,家里基本也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再加上姥姥姥爷勤劳,所以,我们家经济上还算是宽裕。每当看到我家有困难时,姥姥姥爷都会接济我们家。平时,像猪肉、蔬菜啊,没少往我们家拿。记忆犹新的就是姥姥烙的烙饼,酥软金黄,中心包着红色的糖稀,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美味的点心。

如今这样一个普遍小康生活的年代,别说是烙饼,就算是山珍海味对于我们来说都已不算稀奇。可是,你要知道,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都已经很大了都没有吃过糖果。姥姥做的烙饼里裹着的糖稀对于我来说是那么珍贵,在吃烙饼的时候最喜欢中间有糖稀的部分了。面粉的香加上红糖的甜,相得益彰,是绝配。

姥姥做的烙饼工艺是很讲究的,做烙饼前要先发面,发面就要有酵母。姥姥发面的酵母是自己做的,想要得到酵母就要先做酒糟。在秋冬季节,姥姥把煮熟的雪白的糯米拌上一定比例的酒曲,然后放在干净的搪瓷盆里,盆口用旧棉花扎紧。大约一个星期左右,一盆飘香米酒香的酒糟就新鲜出炉了。取少许酒糟,掺上面粉搅拌均匀,盛在碗里,放在窗台上晒干,最后就得到酒糟做的酵母。姥姥做的酒糟太甜太香了,记得有一次我贪吃太多,竟然像喝啤酒一样,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飘飘似仙。用酒糟做酵母的面点吃起来更香,还不伤胃。

姥姥的厨房很简陋。厨房正对门是一个有两口大铁锅的土灶,堆放着一小堆柴草,旁边一口大缸。姥姥把发好的面团揪成大小一致的一团一小团,然后中间包上红糖,团成球形,拍成圆饼状。姥姥把这些面饼放在烧热的大铁锅里慢慢地烙。要想得到两面金黄酥软的烙饼很考验人的耐心。烙饼烙得不好全在火候的掌握,火太大太急了会把烙饼烙焦,要得小火维持慢慢烙。但是小火也不能烙太久,久久了烙饼就容易变硬,影响口感。

做好的烙饼,姥姥姥爷自己舍不得吃几个,而是把烙饼放在竹篮里,再盖上一条干净的白毛巾,步行七八里路给我们家送来。看到姥姥提着竹篮,上面还盖着白毛巾,我们就知道姥姥又给我们送烙饼来了,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在那个缺乏穿的贫瘠年代,姥姥做的香甜的烙饼既解饿又解馋,滋养了我们的身体,补充了能量,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姥姥送的不仅仅是烙饼,还有用烙饼包裹着的对外孙们的浓浓的爱。

我的姥姥姥爷

老人家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里时不时地闪现,他们是我成长时期的最亲最爱的亲人,尤其是姥姥和姥爷,在我儿童期间的影响很大。

青少年的记忆大多数是在霍邱白莲农村老家的,那小小庭院,那一坛花草,那茂盛的葡萄架,那甜甜的枣子、桃子、梨,甚至菜园里的黄瓜、麦田里的野豌豆、地边地的芥菜,还有姥姥一直惯着我们的,在夏天的稻场搭上凉席,边为我们扇扇子驱蚊子,边给我们讲神仙故事,即使下小雨,如果我们想在外边也不怕费事地搭起雨棚,我们听着雨滴的咯嗒声,合着姥姥的神话传说,嬉闹着,无忧无虑。

姥姥是非常非常勤劳而聪慧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并不妨碍她成为村落的“能人”,她种菜园,村里许多人家都受益,菜秧分给村民,蔬菜分给家里没有女人的户子,一年四季没有断过。我家每年养2头肥猪,记忆犹新的还是“打猪宝”,实乃全村干部群众大聚会,喜乐一天。

后来全家迁徙到县城,现在看来对姥姥和姥爷是多么“残酷”的事情,他们在年近六旬的时候离开熟悉的农村和他们在生活几十年的人文环境,丢弃他们熟练的种养技能,在陌生的城市开始全新的生活,而且是毫无保障的生活,不亚于现在的白手创业。

他们真的是白手起家。那时候我刚上初中,我记得姥姥和姥爷起先与我们蜗居在一起,就几十平方的居室,我们兄妹三人都还小,加上爹爹,我父母,8口人的生活,靠的是父亲母亲低微的工资生活。姥姥和姥爷,爹爹,他们开始“讨”生活。

爹爹在电影院门口摆书摊,我家那时有许多小书,这得益于爸爸是县广播站的人,能够买到最新的图书。姥姥和姥爷开始炒瓜子出售,也是在电影院门前。记忆最深刻的是姥爷的双手,那是怎么样手啊,裂痕累累,那是搓揉瓜子(炒后洒盐再搓)留下的“印迹”,想想都扎心啊。盐渗进肌肤,该是怎样的“痛”!可是,他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辛苦劳作,逐渐有了自己的小屋,那小小的不足10平方的屋子,虽然小而陋,但是他们的中心是亮堂的。那是他们终于在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

辛酸的是我九十年代初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姥姥姥爷再次随着父母迁徙到六安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租房),那时爸爸停薪留职开始全新的创业。姥姥姥爷做起手工馍生意,因

却下眉头 上心头

徐 媛

为纯酒酿发酵手工面馒头,价实,老少无欺,生活上基本不要父母承担,这时是一家三代住在一起,一直坚持到70多岁。姥姥姥爷做的馍香甜地道,在我们生活区域附近居民都有深刻的记忆,以至于姥姥姥爷因为年龄关系做不动不摆摊时,依然有很多人询问。姥爷因为心脏问题走得早些,76岁;姥姥83岁安详地仙逝。我爹爹84岁离世,其实爹爹的一生也非常曲折,父亲经常讲述爹爹推着独轮车支前、修河堤(溧史杭工程)的故事。

我祖父辈的经历,大多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历经风风雨雨,善良、勤劳、坚韧,不怕苦,不畏难,不怨天尤人,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变故,自觉或是不自觉地与命运抗争,是最草根的芸芸众生,也是最强盛的民族基石。

陪母亲走走

放假的第一天,带母亲去看看瓦埠大桥、安丰塘。早上7点出发,在堰口街上吃了牛肉汤和火烧馍,美味的家乡早点,地道又实惠,那么多人,老板穿戴端正,头发梳得光亮,老板娘忙前忙后端汤,旁边是位大娘带着个半大的孩子在烧火塘做火烧馍,一幅热气腾腾的乡间早点店的生活场景。大锅里蒸腾出的热气直冒,周边喝汤的食客吃得热火朝天,还都不时地喊着“加汤啊”“来块火烧馍”!5个1.40块钱,吃得相当满足。

9点36分车开到大桥西,也就是瓦埠湖西岸。在20多年前,我们带着孩子,那时孩子才3、4岁,回奶奶家过春节。站在湖岸边等渡船,冬天的寒风呼呼地吹啊吹,没有任何避风的地方。一般要20分钟才能等到渡船,再在湖面行驶20分钟到岸,再步行20分钟方可到瓦埠中学考场。现在,游龙一般的大桥从湖面弧形穿过,气势磅礴,在黛黛湖光的衬托下,烟波浩渺,淡淡的雾里,犹如冬日暖暖的阳光直射心头,昨日的寒冷从心底切切实实地拂去了!

我们几个边走边回忆着昔日的过往辛酸,尤其是我家小姑子和侄女,她们是

我的石头 我的花

张先连

在这纷扰喧嚣的尘世中,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奔波忙碌,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日复一日地运转着,而我,却在这无尽的忙碌中,寻觅到一丝宁静与慰藉,那便是我的石头与我的花。它们如同我生命中的两抹亮色,点缀着我平凡而单调的生活,让我在这繁忙的世界中找到了片刻的安宁。

我本是一名货车司机,近年来随着年岁上身,不宜长途颠簸,于是把年轻时候的老手艺给捡拾起来,在小区门口开了家理发店,我便会在店里我仿佛一只被囚禁在笼中的小鸟,渴望着自由而广阔的天空。然而,生活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偶尔的闲暇也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时间,不足以让我沉浸于那些需要长时间投入的活动中,如钓鱼、打麻将、下象棋等。于是,我开始寻找一些新的爱好,以填补那些空白的时光。养花种草倍益显,便是我找到的乐趣之一。每当看到那些绿意盎然的植物,我的心情总会变得格外舒畅,所有的烦恼都随着那清新的绿意烟消云散。

除了养花种草之外,我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爱好,那便是去大河边捡石头。这个爱好或许在旁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对我而言,它却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乐趣。每当周一周二的上午,上班的上班,上学学的上,理发店比较清闲,我便驱车前往郊外的大河滩,沿着蜿蜒的河岸河滩漫步,那一望无际的旷野狂沙,辽阔的视觉感,让人的心情无比舒畅。漫无目的地寻寻觅觅,寻找那些被河水冲刷得圆润光滑的石头,如同彩虹般绚烂;有的色彩斑斓,如同彩虹般绚烂;有的质地坚硬,能承载千年的风霜。每当我拾起一块心仪的石头,心中便会涌起一股莫名的喜悦,仿佛是与它结下了莫名的缘。

而这块石头,是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那天,我发见一块心仪的石头,却在深深的河滩,在波光里熠熠生辉,太诱人了,我不顾一切地跳入河中,结果被河水冲得晕头转向,差点闭过气去。当我从水底浮上来时,却发现手中紧紧握着那块质地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这块石头,是我用生命换来的珍宝,我给它取名为“生命之石”。每当我看到它,便会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便会涌起一股勇气与力量。

黄蜡石,这种石头,质地细腻温润,硬度与密度均属上乘,是地球造山运动时形成的稀有玉种之一。它的色彩斑斓,品质上乘,具有“温、润、细、结、凝、腻”之六德,令人赏心悦目,让人为之倾倒。黄蜡石,又名黄龙玉,虽然名字中带有“石”字,但它远非普通的石头可比。它是石头中的精华,蕴含着无尽的能量与灵性。它的主色有黄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着深刻的寓意。黄色,寓意着富贵与尊贵,是帝王之色,象征着无上的荣耀与地位;而红色,则寓意着吉祥与喜庆,是幸福与美好的象征。这两种颜色的交织与融合,使得黄蜡石更加显得尊贵而喜庆,让人为之动容。

我历时两年多,经历无数的风风雨雨,才收集到这些珍贵的黄蜡石。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它们有的圆润光滑,如同天上的明月;有的棱角分明,仿佛山间的奇石。每当我凝视着这些石头,心中便会涌起莫名的感动与敬畏。我仿佛听到它们诉说着亿万年的沧桑巨变,感受到它们所蕴含的无限能量与灵性。而这些石头,每一块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有一块石头,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发现的。那天,我沿着河滩漫步,突然眼前一亮,一块色彩斑斓的石头映入眼帘。我快步上前,小心翼翼地拾起它,仔细观察着它的纹理与色彩。我发现,这块石头的纹理竟然如同一幅天然画卷,描绘着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我仿佛看到亿万年前地球造山时的壮观景象,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块石头,便成了我的珍爱之物,我给它取名为“山河画卷”。

还有一块石头,是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那天,我发见一块心仪的石头,却在深深的河滩,在波光里熠熠生辉,太诱人了,我不顾一切地跳入河中,结果被河水冲得晕头转向,差点闭过气去。当我从水底浮上来时,却发现手中紧紧握着那块质地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这块石头,是我用生命换来的珍宝,我给它取名为“生命之石”。每当我看到它,便会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便会涌起一股勇气与力量。

从小在瓦埠湖边长大的,有着更加深刻的记忆,等船的急切,寒风嗖嗖,想起冬天湖边洗衣的切骨寒冻……

来到“瓦埠老街”,青石条街道,两边民房已经改造,门板还是原来的木质门,只是重新油漆过了,生意做得火热,冬季正好赶上腊货惹人,土货街上挂得满满当当,皖西白鹅(咸鹅)、黑毛猪肉(耳朵、蹄子),特别是水产品吸引游客购买火爆,瓦埠湖银鱼、毛鱼、翘嘴鱼、胖头鱼,还有湖里藏养的麻鸭,都是好东西!我想起前一阵子去金寨县麻埠镇,响洪甸水库边上的水镇,到处是晾晒的咸鱼、鲜鱼。我和母亲买了毛鱼、鲜银鱼、咸猪耳朵皮、腌制的小鸭,母亲喜欢吃鸡斗果,又给她买了3斤,我也好奇有卖羊蹄子的,买了一串10个130元,还不知道咋个烧法呢,以前在叶集吃全羊席,知道好吃。

“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会尤为注重餐饮,中午侄儿带着我们兜了几里路,来到一个小村庄里叫江黄鑫旺回民土菜馆——牛肉丸子、鳊鱼炖豆腐、三鲜烩鸡蛋糕、豆芽炒粉丝、鲜鸭炖汤,现在想起来,依然齿间生津、口有余香。

午饭土菜大快朵颐后,我们转悠到安丰塘,在观景亭,望着浩渺云烟的湖面,一望无际的良田,听我介绍六安六大水库,伟大的溧史杭工程,长藤结瓜式的设计……八十多岁的妈妈感慨,古人千百年前就兴修了这么大的水利工程,真是伟大;新中国兴修水利,更是令人敬佩啊!想当年,淮河发大水,我那时不足10岁,跟着大人避难……呵,来了个“忆苦思甜”。

难得母亲能跑跑,也能够享受美食,只要有时间,就多带她到周边走走看看。百善孝为先。父母含辛茹苦一辈子,子女现在有点条件,即便创造条件,也要让他们尽量享受一些生活的美好吧。

萌宠

聪聪,是一只狗狗,是一只15岁的狗狗,跟着搬家2次的狗狗。前天听妈妈说她走了,离世了。妈妈哭了好多次。是啊,跟着妈妈生活了15年,已经是和妈妈一样的

一场薄薄的新雪后,菜园地黝黑的土壤上残留了一些雪白的冰晶。菜畦边,冒出几株纤细柔嫩的荠菜,羽状的叶子簇拥着,蜷缩着,匍匐着,紧贴着地面,经雪后的深绿色鲜亮了一些,定睛望去,田埂里、秧田边竟已长满了荠菜,在一片灰蒙蒙中,它已悄悄成盎然之势。这时节——可以包荠菜蛋饺了,有关荠菜、有关过年的儿时记忆又鲜活起来。

那一年除夕很冷清,只有我和姥姥、姥爷三个人在家。姥爷四点多就起了床,忙煮炸鱼块。我在厅屋边朝南的小房间里睡觉,离厨房近,炸鱼的“噼啪”声把我吵醒了。小房间没有门,一伸头,我便看见灶台墙壁上昏黄的灯光,锅里的热气腾腾地扑在姥姥的脸上。我没了睡意,轻手轻脚地起床,凑到旁边看。姥爷拿了盆把炸好的鱼块捞起来,夹了一块鱼肚给我,鱼块和了粉,炸得焦黄,鱼鲜味裹挟着面粉的清气扑鼻而来。他又开始忙着炖羊肉,炖鸡汤。羊汤面、鸡汤面是除夕的传统早饭。家里煮的土鸡炖了汤,上面飘着一层黄油,香味浓郁纯正,闻起来有一股无以名状的舒适感。羊肉烧了红汤的,口味依然很浓,羊肉很跳脱,比鸡肉口感更好。姥爷不喝鸡汤,姥姥怕羊膻味,我不挑,各自来一碗,浑身的毛孔都熨帖了,连头发丝都暖和起来了。

天大亮了,姥爷炸了篮子带我去挖荠菜。大地白茫茫一片,荠菜却很容易发现,它像屋檐下的燕子,像傍晚归窝的鸣鸭,是我们熟悉的邻居,我们知道该去哪里寻它。菜园门边,扒开积雪,荠菜黯淡的绿色便露了出来,野生的荠菜植株很小,颜色也不鲜艳,根系不发达,扎根浅,徒手就拔出来了。循着菜畦边摸索,随意生长的荠菜被一一发现,随我们回了厨房。姥爷打了井水把荠菜洗净去根,焯水后切成细碎状,撒上海、盐和味精,搅拌均匀一大海碗的荠菜馅。

姥爷把煤炉拎到小桌边,蜂窝煤燃得泛红了,火势旺旺。小桌上,一块肥肉,一盆鸡蛋液,一碗荠菜馅静静地等待着,姥爷手执一柄直径约10厘米的大铁勺,开始包蛋饺了。

大铁勺放在火炉上预热,用筷子夹着肥肉轻轻按在勺底,肥肉“滋滋”地响起来,待有油亮光冒出来时,夹起肥肉把铁勺均匀地擦上一层油,舀一勺鸡蛋液轻轻倒入,轻旋一下,蛋液也随着打了一个圈,迅速地结成一团薄薄的蛋皮,趁蛋液未干透,舀一勺荠菜馅放在中央,筷子轻挑起蛋皮一边,收拢,贴上另一半,轻按边缘,等蛋皮有了一丝焦色便成了。我和姥爷面对面坐着,火光烤得我们满脸通红,我也拿了铁勺,学着姥爷的样子做起了蛋饺。天色或晴或雪,天气或冷或暖,已全然不在意了,心也随蛋液打着旋儿凝固了,简单而重复的操作看似无趣,却让踏实安静的感觉油然而生。

记忆中,做荠菜蛋饺是我们除夕最后的一项准备工作。年夜饭要在中午吃,家家都预备着“抢”新年,待有人家鞭炮声响起来,我们便也着急了,匆匆把菜端上桌,放鞭炮,关起家门,吃年夜饭了。三个人的年夜饭很简单,但必要的菜是不能少的:年年有“鱼”,阖家团圆,青菜豆腐保平安。年夜饭时,姥爷允许我喝点葡萄酒,甜而微辣,喝完昏头昏脑,一觉睡到天黑。

晚饭后,姥爷拿出早早为我准备好的惊喜——烟花,农村烟花难买也难卖,烟花声稀少。姥爷舍不得给我买烟花——在很多年里,这件小事依然温暖着我。手执的烟花筒,细细的,点燃引线后,细小的光柱冲向天空,在山里安静的除夕夜,开了一朵小小的花。

“孩子”,丢个眼色都能明白母亲要她干什么。

聪聪是我和孩子在地放学的路上捡的,是个呀呀乱叫的小奶狗,被人遗弃在行道树丛里。大概因为是小母狗,难伺候,一般都会被主家丢弃。我和孩子听到她奶声奶气的叫声,看到她黑白相间的毛发,就毫不迟疑地抱到她家了。也是因为姥姥家有大院子,有爱养小动物的善良和喜好。比如,我们养过小猫、小鸟、小兔子,还有金鱼啊,小鸡啊,什么的。反正只要它们抱去,姥姥都是精心地养着。记得我在一次采访的时候,抱回家一只实验用的兔子,小小的,三瓣嘴,吃起东西来,煞是可爱。

聪聪特别聪明,也从来不乱叨东西,很少叫唤,不烦人。这期间,聪聪生育了记不清多少后代,每次4、5只宝蛋,妈妈费心费力地把它们都养得肥肥的,好可爱,可是不可能都留在家啊,每次为了给她的“孩子”找到好人家,妈妈都用尽全力。中间,聪聪生病了,妈妈竟然花费近600元给她治疗,妈妈可是连自己生病看医生都衡量来衡量去的!感情的事情真的不好说哦。

聪聪住在清明,也好被我们记住,愿她早日回归人间!我也由此想到我家从农村转到城市的时候,我家那只黑狗。它是地道的土狗,每当我们放学的时候,接我们到三里路远。在看家护院方面,可以说无狗能敌。下雪天,它送我们上学,在茫茫白雪里,跟前跟后,温暖我们冰冷的心扉。

它是农村狗,没有见过汽车,在我家搬走的时候,它紧随姥爷的架车“走”向霍邱县城,途中有辆汽车使用远光灯,那刺眼的光柱,在我家护院方面,它不禁狂奔起来,可恶的是那个没有爱心的司机,也紧紧地撵它,直至压倒可怜的黑黑。黑黑不幸在我们背井离乡的路途“离开”!它是我家每位人员都记忆深刻的“成员”。

与我来说,我的那只黄白相间的猫咪,这一生都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它眯着眼睛,晚上蹲卧在我的台灯下,陪伴我深夜学习,给我冬暖夏凉。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是不大问事的,我就自己学自己的,陪伴我的就是这只猫咪!冷了,她就蜷卧在我的腿上。猫咪陪伴了我整个高中生活,记不清我是大学阶段什么时间,她离开的,至少活到9岁。现在,住在楼宇里,没有空闲和时间去喂养小动物了。其实心还是常常向往有大大大的院落,喂养喜欢的猫咪、狗仔、小鸟的。前几日,看到有个小伙子专门拍猫,给很多猫星人抓拍精彩的瞬间。那些萌图,慰藉好多群呢。

那年除夕

林波

一场薄薄的新雪后,菜园地黝黑的土壤上残留了一些雪白的冰晶。菜畦边,冒出几株纤细柔嫩的荠菜,羽状的叶子簇拥着,蜷缩着,匍匐着,紧贴着地面,经雪后的深绿色鲜亮了一些,定睛望去,田埂里、秧田边竟已长满了荠菜,在一片灰蒙蒙中,它已悄悄成盎然之势。这时节——可以包荠菜蛋饺了,有关荠菜、有关过年的儿时记忆又鲜活起来。

那一年除夕很冷清,只有我和姥姥、姥爷三个人在家。姥爷四点多就起了床,忙煮炸鱼块。我在厅屋边朝南的小房间里睡觉,离厨房近,炸鱼的“噼啪”声把我吵醒了。小房间没有门,一伸头,我便看见灶台墙壁上昏黄的灯光,锅里的热气腾腾地扑在姥姥的脸上。我没了睡意,轻手轻脚地起床,凑到旁边看。姥爷拿了盆把炸好的鱼块捞起来,夹了一块鱼肚给我,鱼块和了粉,炸得焦黄,鱼鲜味裹挟着面粉的清气扑鼻而来。他又开始忙着炖羊肉,炖鸡汤。羊汤面、鸡汤面是除夕的传统早饭。家里煮的土鸡炖了汤,上面飘着一层黄油,香味浓郁纯正,闻起来有一股无以名状的舒适感。羊肉烧了红汤的,口味依然很浓,羊肉很跳脱,比鸡肉口感更好。姥爷不喝鸡汤,姥姥怕羊膻味,我不挑,各自来一碗,浑身的毛孔都熨帖了,连头发丝都暖和起来了。

天大亮了,姥爷炸了篮子带我去挖荠菜。大地白茫茫一片,荠菜却很容易发现,它像屋檐下的燕子,像傍晚归窝的鸣鸭,是我们熟悉的邻居,我们知道该去哪里寻它。菜园门边,扒开积雪,荠菜黯淡的绿色便露了出来,野生的荠菜植株很小,颜色也不鲜艳,根系不发达,扎根浅,徒手就拔出来了。循着菜畦边摸索,随意生长的荠菜被一一发现,随我们回了厨房。姥爷打了井水把荠菜洗净去根,焯水后切成细碎状,撒上海、盐和味精,搅拌均匀一大海碗的荠菜馅。

姥爷把煤炉拎到小桌边,蜂窝煤燃得泛红了,火势旺旺。小桌上,一块肥肉,一盆鸡蛋液,一碗荠菜馅静静地等待着,姥爷手执一柄直径约10厘米的大铁勺,开始包蛋饺了。

大铁勺放在火炉上预热,用筷子夹着肥肉轻轻按在勺底,肥肉“滋滋”地响起来,待有油亮光冒出来时,夹起肥肉把铁勺均匀地擦上一层油,舀一勺鸡蛋液轻轻倒入,轻旋一下,蛋液也随着打了一个圈,迅速地结成一团薄薄的蛋皮,趁蛋液未干透,舀一勺荠菜馅放在中央,筷子轻挑起蛋皮一边,收拢,贴上另一半,轻按边缘,等蛋皮有了一丝焦色便成了。我和姥爷面对面坐着,火光烤得我们满脸通红,我也拿了铁勺,学着姥爷的样子做起了蛋饺。天色或晴或雪,天气或冷或暖,已全然不在意了,心也随蛋液打着旋儿凝固了,简单而重复的操作看似无趣,却让踏实安静的感觉油然而生。

记忆中,做荠菜蛋饺是我们除夕最后的一项准备工作。年夜饭要在中午吃,家家都预备着“抢”新年,待有人家鞭炮声响起来,我们便也着急了,匆匆把菜端上桌,放鞭炮,关起家门,吃年夜饭了。三个人的年夜饭很简单,但必要的菜是不能少的:年年有“鱼”,阖家团圆,青菜豆腐保平安。年夜饭时,姥爷允许我喝点葡萄酒,甜而微辣,喝完昏头昏脑,一觉睡到天黑。

晚饭后,姥爷拿出早早为我准备好的惊喜——烟花,农村烟花难买也难卖,烟花声稀少。姥爷舍不得给我买烟花——在很多年里,这件小事依然温暖着我。手执的烟花筒,细细的,点燃引线后,细小的光柱冲向天空,在山里安静的除夕夜,开了一朵小小的花。

贵的照片,上面记录着各级领导视察带来的关怀,也记录着前人修建这水坝时的艰辛岁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生的中国,为治理淮河,保障下游人民的安居乐业,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毅然排除万难,修建了这样雄伟的工程。美好背后,因后人的幸福源于前人的付出,在此刻有了生动的写照。老乡们都知金寨有三个值得骄傲的“十万”: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们走出了十万英雄儿女;为了建造响洪甸、梅山水库,我们淹没了十万亩良田;为了响洪甸、梅山两大水库的蓄洪,我们迁走了十万移民。前辈们留下的清晰脚印,正指引着我们向前向前!

此时,在这暖阳之下,如春风拂面,我扶着栏杆再次望向远方,感慨这一切多么美好!日光西斜,追忆过往,我们此行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告一段落,而迈向新年,身后前人留下的伟岸身躯正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暖阳之下

杨 盼

晃动,却不至于让人心生胆怯。向下望去,脚下正是响洪甸水库的水,像一块镶嵌在山谷间的绿宝石,恬静且美丽,不由地让我们加快了脚步,希望可以更近距离地观赏这块宝石。

当我们沿着山间步道来到岸边,站在一个小小的码头前,眼前豁然开朗,碧波荡漾的湖面,安静地躺卧在大山深处,逐渐地向远方,一个山谷发散而去,渐渐地看不到尽头。湖面上零星点缀着一座座小岛,那是坐在湖面上的一个个小山包露出的小脑袋。就在此时,我们看到湖面上有两条鱼在游动,时近时远,相伴而行,好不惬意,惹

得我们纷纷掏出手机拍下这有趣的一幕。我们在这青山绿水间,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午饭时间。

午饭后,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位于金寨梅山的梅山水库,而这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因为梅山就是养育我长大的小镇,梅山水库是小镇永不逝的地标。今天我再走在这大坝上,看着远处的湖面,不禁发出感叹,只是分不清感叹的是这美丽的风景,还是儿时回忆里的美妙时光。

远眺那山间向水坝高耸,留下的这浩浩河水,一片波光粼粼,映着这柔美的光,当目光再回到这围栏边,墙上挂着一幅幅珍